

他曾是一句中文都不會講的“外國人”，如今卻成了滬語秒殺本地人的“上海女婿”；他曾深感此生與籃球無緣，卻不想如今是備受學生喜愛的籃球教練和大熱的滬男籃主場主持……“中國給我帶來了很多機會，如今對這裡有了歸屬感”，來自英國的羅思傑用一場有關籃球的逐夢與築夢經歷，講述了他與中國的不解情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

2005年，英國土生土長的羅思傑首次與遙遠的中國結緣。那一年，還是中學生的他在一位來自陝西西安的中國同學的邀請下，用六周的時間遊歷北京、陝西、西安、上海和江蘇蘇州。

赴滬第一印象“高”

而他對於上海這座城市的印象，不是我們通常聽到的“有美食”、“夠繁華”、“經濟發展快”，而是很簡單的一個字——“高”。“我至今都記得18歲再來上海時，在中山公園想要數數那邊一個酒店究竟有多少層時，坐在那裡抬頭一點點向上望，脖子差點斷掉……”

雖然只那“一面之緣”，便讓羅思傑生出了來上海的想法。為此，他在英國沙發店打工，以每天50英鎊的報酬一點點積攢機票和第一年的學費。“我是2008年8月來中國的，18歲生日是6月份過的，當時爸爸送我的生日禮物是一個行李箱。”

在華就業機會多

初到中國的他一句中文都不會說，一邊讀着中文進修班，一邊做着兼職，“我是打算來一年的，如果喜歡就留下。”卻不曾想，這一來就是八年，只回過英國兩次。更令他意想不到的，他不僅在上海外國語大學攻下了本科，還收穫了愛情，更體驗了同齡人難以體驗的別樣人生。“英語老師、籃球教練、模特兒、課本配音、主持……這些都是我之前不會想到的體驗。”羅思傑說，如今看到還在英國的朋友們做着普通的工作就覺得自己太幸運，“中國给了我很多機會，在這裡很容易找到這些工作機會，而我如果還留在英國，我不知道自己會做什麼，也沒有可能在這樣的年紀有着這麼豐富的人生經歷。”

身兼教練和主持

如今的羅思傑不僅是上海中學國際部的一名籃球教練，更是上海男籃主場主持，每當上海隊主場作戰時，球迷都會聽到他流利的英語、普通話、滬語切換，“我講上海儂講讚（我說上海你們說讚）”等一系列頗具上海腔調的話語，將現場氣氛炒至火熱。羅思傑說，他喜歡籃球，所以很享受當下的工作生活，他甚至像孩子般興奮地說，“而且來了中國後我認識了很多球星。”

其實，若非來到中國，羅思傑的籃球夢或許只停留在夢想階段。“從13歲起，我就正式接觸籃球了。”16歲高中畢業後，羅思傑更選擇一所英格蘭的籃球學院繼續學習，然而這段求學經歷，讓他見識了“強中更有強中手”，並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不可能成為一個優秀的職業籃球運動員。只是沒想到，一度停擺的籃球夢，在中國以另一種方式絢爛盛放。

□羅思傑與他的球隊。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英漢上海圓籃球夢

「中國给了我機會與歸屬感」



■上海隊主場，羅思傑擔當幽默的主持，將全場氣氛炒熱。受訪者供圖



■學生球員在羅思傑的帶領下贏得比賽。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身為上海中學國際部籃球教練的羅思傑努力為學生營造高標準的聯賽環境。記者夏微 攝

夢想教男籃 助滬青築夢

羅思傑坦言，中國的籃球氣氛很濃，但缺乏系統性訓練與聯賽制度，制約了青少年人才的成長。“在英國打籃球的孩子不多，一個高中可能就一個，可他們一旦喜歡，就會去找比較正式的球隊打正式的五人賽（5V5），接受專業的系統性訓練。但在中國，喜歡籃球的男孩子非常多，可能一個高中裡所有的男孩子都喜歡，但要不不在外面打三人賽（3V3），要不就看NBA視頻模仿。他們會拍下自己打球的視頻炫耀，但當你問一些簡單的擋拆、卡位等知識的時候，他們並不是十分清楚，或者完全沒

有概念，這就是系統性訓練不夠。”剛接手上海中學國際部籃球隊時，一周一訓、一年只打一場比賽的事實令羅思傑頗為震驚，為了改變這一現狀，他親力親為組織聯賽，還幫隊員製作海報增強校內影響力，“今年3月19日開始，我們將開始全新的聯賽，是我和辦‘海峽盃’的一個台灣朋友一起組織的。”羅思傑希望，通過系統性的訓練和正規化的比賽，讓這些熱愛籃球的孩子能在不失熱情的同時穩步成長。他還有一個更遠的梦想，“有朝一日加入上海男籃，從青年隊開始教起。”

地道滬語KO老上海

對於自己在中國收穫頗多機會，羅思傑的總結是“白種人似乎比較吃香”，但事實上，任何成功的背後都有着旁人無從知曉的默默付出。會講普通話的外國人很多，但能講一口流利的上海話的就屈指可數了，而羅思傑不僅是這鳳毛麟角中的一員，他更能把上海話寫出來，這可是很多“老上海”都無法企及的。

愛情推動學語言

在採訪羅思傑前，記者看了不少關於他的報道，其中有一期上海紀實頻道《尋找上海話》的節目，作為受邀嘉賓，羅思傑在浦東街頭用上海話問路，可十餘人中，僅一人用上海話回答他，其他人要麼回以普通話，要麼在羅思傑的要求下用磕磕絆絆的上海話講了兩個詞又變回普通話，有人乾脆直接用英語回答。這樣的遭遇看似好笑，實發人深省。

近年來，內地多個城市都在呼籲加強對地方方言的保護，可效果甚微，然而本國甚至本地區的語言文化當真如此難以傳承嗎？羅思傑說，“我沒有刻意學過，只會留心聽別人怎麼講。”他回憶道，最初接觸上海話是在大學期間，有人讓他模仿着講一句，“結果對方說，‘你說上海話比說普通話還地道！’，於是我就開始留心了。”

或許又因為當時交了一個上海女朋友，為了便於和女朋友家人交流，羅思傑學習上海話的速度非常快，只是通過日常模仿聽到的上海話，就漸漸可以講個八九不離十。

自我要求寫“正體”

不過，羅思傑並不滿足於此，“我會想知道怎麼把它們寫出來”，很多向“老上海”討教過一些滬語詞彙如何寫的外地人都不止一次聽過“這個我也不知道怎麼寫，就是從小這樣說”這類話，於是大部分便也沒有深究。可羅思傑卻搖搖頭，“一定可以寫出來的，畢竟古時候各個地方的人還是要書信的，有書信就說明可以寫出來”。

機緣巧合下，羅思傑認識了一位教授上海話的老師，“我當時看了他的教案，他是用‘正體字’手寫的，當時他就告訴我說上海話不能用簡體字”，羅思傑舉例道，“復興路和複習在簡體字是同樣的‘復’，但用繁體字來寫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是復，一個是複，在上海話中讀音是不一樣的。”

至今，羅思傑網絡交流或是平時手寫都是使用“正體字”，他認為這才能夠體現中文的精髓，而且他習慣於“正體字”的這種表述，因為他覺得，中國漢字從未被“繁化”過。